

## 先秦儒、道二家的「道」初探

楊永漢

樹仁學院助理教授

### 引言

有謂：「儒、道二家所言之道乃同一內涵，無異無別。」相信支持者大不乏人。以香港宗教要地「圓玄學院」為例，就是融和三教(儒、釋、道)的地方。可是，在宗教的發展歷史中，三教都出現過互相抗衡及排斥的局面。今日，當我們論及「三教同源」的論點時候，很多信眾都會首肯，誰知道「三教同源」的論點是經過無數聖賢大德殫盡精神加以融和發展而得到的結論。

所謂：「大道不辯」，真實的義理根本沒法用文字或語言去表達，甚至受文字及語言的蒙蔽。現在很多宗教家認為「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他們所辯的只不過是當世的道德標準與時代的關係，或是談論如何才是正確行為而已，距離大道甚遠。所謂「道」就是「太陽在東方升起」，魚忘於江湖，而人則忘於道，正如莊子所說：「道在尿溺」，道根本沒有離棄我們，始終與我們共存。

由於本文所論是先秦時期，佛教則是東漢才傳入中國，因此不在討論之列。本文主要討論先秦的儒、道二家思想。二家思想被後世學者判為涇渭，往後二家的繼承者更劃若鴻溝，至於互相詆毀。其實二家均有對方影子。下文所論是以孔子和老子思想為中心，述說二家對「道」的理解。

## 一、孔子

中國文化是以孔子為中心，雖然五四時期甚多學者對之猛烈抨擊，但孔子之思想影響對中國人的思維是不可否定的事實。我們對父母要孝順，對朋友要有信義，做事要忠誠等全都是來自孔子思想的。要評論一個人是否偉大，應從其影響之深遠及廣泛度下判斷。德人加擺倫資(G. von der Gabelentz)在其《孔子與其學說》(Confucius and Seine Lehre)曾這樣評孔子：

「吾人欲測定史中人物之偉大程度，其適當之法即觀其人物所及於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續之長短及強弱之程度。……以此法測定孔子，彼實不可不謂中國最偉大人物之一。」(轉引自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孔子生於春秋時期，當時篡弑頻仍，國與國經常發生戰爭，國之法度與禮規受到破壞，政法黑暗，民生痛苦，邪說橫行。孔子好學不倦，創立學說，據《史記·孔子世家》載：

「孔子為兒，嬉戲俎豆，設禮容。」

又載：

「南容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

「孔子之所嚴事，於國則老子，於衛蓬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藏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上列三段記載可看出孔子思想之根源，孔子自少習禮。禮是甚麼，簡單來說就是規制，孔子要重新檢述禮的精神，譬如說為甚麼我們要忠於職守？因在一機制下，每個人均有

其價值，不要少看自己職位低微，你就是龐大機制的原動力之一。所謂「盡其在我」，這就是禮治精神。不要單看「禮」字就以為只是講禮貌，「發乎情，只乎禮」就維持社會秩序的原則。孔子往見老子，我想就是要理解禮的精神。

由此可知，孔子為學是要先成己，後成物。成己之法在充滿其心性之本能，達到完全不受外物牽動的境界，孔子所學者為成己、成人、克己、修身、盡己。他自述為學的過程為：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第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治長第五》）

所謂「從心所欲」是由「學」而來，故不能單單以「學習」去解釋孔子的為學，他的「學」是包括修養、克己、盡己等內涵，不斷地提升自己，直至與宇宙大道合一，故行事便「不踰矩」。故孔子從無埋怨「天」的句子，據《論語》載：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第十四》）

又《中庸·右第十四章》載：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種種生命現象、貧窮、壽夭等不能影響內在本性。故對挫折、成功均淡處之，遇到窮途，亦自得其樂，《論語》：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第七》）

孔子所立的人生標準是超越經濟物欲，人不應戀棧富貴，來則受之，去則不留，不因富貴而蔽塞自我本性。孔子

沒有對最高標準下一個模式，是因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己成則及物及人，故《中庸·第二十五章》載：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又《論語》載：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里仁第四》）

自身的成就便是用來貢獻社會，在這裡可順便一提，九十年代外國一些社會學家在研究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突飛猛進的原因時，找到四小龍均接受儒家思想。孔子其他的主張均合乎人情時勢，雖然某些理論被認為過時，但只要了解其真精神所在，便不得不佩服孔子為「聖人」。

## 二、老子

老子，本身已是個傳奇，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

「蓋老子自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以其傷道而養壽也。」

除《史記》外，記載老子異行之說歷代均有，正合乎老子之「自隱無名為務」。老子的歲數成疑問外，據《史記》記載老子就有三人：老萊子，李耳、李聃。究竟誰人才是真正的老子，連司馬遷也不能下定論。後世對老子的附會就更多，有謂他成為神仙，有謂他化胡成佛，甚至是基督教的先驅。姑勿論老子的身世如何，我們就以《老子》的作者為討論準。《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

「……居國久之，見國衰，乃遂去。至關。……於是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所謂「五千餘言」即今日之道德經(老子)，老子對世間的現象加以推究，認為宇宙間應有恍惚之一元，而且他反覆

言之，《老子》：

「視之不見，名若夷。聽而不聞，名若希。搏之不得，名若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繩之不可名，復歸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近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老子提出這一「無」哲學是形而上學，但其形而上是根據形而下的現實社會人生推究出來。簡單來說「道」就是現象之主因，現象的演化就是「德」。故此，老子下了一個結論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推動宇宙運作的這個「道」是不能言傳，不能書之以筆墨。

#### 四、儒家之士與道家之士

前文曾提及孔子見老子，之後孔子驚嘆老子為「其猶龍乎？」，認為老子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沒法捉摸到他。由這點可知，孔子對道家沒有反感。其次孔子周遊列國到楚國時，被狂士接輿諷之：「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論語·微子第十八》）以鳳來形容孔子，鳳乃德鳥，即道家之隱士亦認為孔子乃不可多得之士。

由此可知，先秦時期儒、道之士互相欣賞。正如孔子一生裏都極力讚賞伯夷、叔齊、吳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

道家之崇尚退隱，並非因他們沒才幹，而是察覺到世事的變易，他們已無力挽救。《論語》曾經敘述春秋時期的隱士，孔子亦認為他們是才幹之士（見《論語·微子第十八》）。老子見周衰而退隱，是見「國衰」而退隱。在這裏可看出儒家與道家之士均預見世道衰微，道家之士則退隱而儒家之士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見《論語·憲問第十四》），希望在頹世敗德的社會中力挽狂瀾，重訂社會秩序。

老子之偉大在建立一形而上的道；孔子的偉大在建立一理想的法度及道出人的天性。兩者不衝突，或可說所言為同一物。

## 五、結論

孔子之哲學思想是據上古傳統文化而來，所以必以堯、舜、湯、文、武作為鑑照，而上古哲學往往到「天」及「道」。所謂「天」有指神格的天，亦有指心理昇華而與之合一的境界至於「道」，據南懷瑾先生《禪宗與道家》將「道」分為五類觀念：

- (1) 形而上的本體觀念。
- (2) 一切有規律而不可變易的法則。
- (3) 人事社會，共同遵守倫理規範。
- (4) 神秘不可知，奧妙不測，凡是不可思議的事。
- (5) 共通行走路徑。

諸子百家亦往往提到道字，若不清楚道字的含義，讀古書容易產生混淆。

老子的「天」與「道」是作育萬物與人，沒有自私的目的，萬物從它而生而滅，可是它不居功，不自恃，有一種大公無私的仁慈精神，所謂「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這種仁慈潤物的精神與孔子的救世精神可有分別？孔子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

語·子罕第九》)等根本與道家所提出的論點完全一樣。

最後，我只想指出道家的出世思想與儒家的入世思想表面上是矛盾不能融和，但兩家所指的「道」根本上是同一物。由於篇幅所限，有言不盡意之處，希望讀者多領會聖人之心，以聖人為典範。

簡誠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念端體本由上而研(1)

。即末由長變下亦由氣賦育(2)

。氣與命命守靈何失，會殊專入(3)

。來由氣賦下不長只，賦不似乘，賦下不殊軒(4)

。卦氣去行靈共(5)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